

《能斷金剛經》 第四十八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有福無慧是不行的，一定要有慧，你想有慧便修止觀。修止觀之前，一定要讀經教，你不要聽人講，說不用讀經。《解深密經》講，剛才講的是什麼？何依何住去修止觀。依是依什麼？依經教去修，依經教去修止觀。修止觀便可以成佛嗎？一定可以成佛。何解呢？修止觀…，成佛第一步你便要證真如，即是認識你的本來面目。

你想證真如，記住，記住，證真如必定要修空觀，不修空觀證不到真如。修空觀證到真如的時候，你然後知道這個世界如幻，然後才是你自己控制的合理。一見了道之後，見了道的好處便是永遠離開三惡道，一路一路的不退，只有進無退。你想見道便要修止觀，不修止觀不能見道，何解呢？見道的時候，一定是在第四禪裏面見的，記住。有些人說拍一拍都可以的，假的。見道，不論大、小乘，見道一定是在第四禪裏面見。

第四禪是什麼？止。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一個止的階段。在止的情況裏面修觀。觀是什麼？空觀，一定要空觀，想見道一定要空觀。不修空觀又如何？很簡單的。修呢，第一步修境空。何謂境空？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等，都是眾緣和合而生。如何眾緣和合？你要讀經了，我不能在此講你聽，眾緣和合而生。既然眾緣和合而生，它本身沒有自己的本質，都是眾緣和合而有，像幻術般幻現而已。

緣又是本身亦沒有本質的，無自性。自性即是本質，亦是其他的緣和合而成。宇宙萬象都是眾緣和合，不是實在的。不是實在的，所以我們不要執

著，不要沉迷。但你亦不要什麼都無，亦不是什麼都無，眾緣和合便什麼都可以有。說非有非無，有亦是執，無亦是執，把這個執全部撇去，如此稱為一切境。

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乃至人類、畜類全部都是空——境空。境空，先空境。然後跟著呢？境已空…，你聽得明白嗎？境已空，我們如何知道有境？「境」即是 **Object**，那些 **Object** 是空。我們如何知有些 **Object** 在前面？怎知有境在前面？現在我有一件這樣的東西在這處，我怎知有這一件東西在這處？

「假的。」假的我也要知道有一件假東西才行，為什麼我知呢？你明白嗎？因為我這種認識力，有一種認識力，這種認識力我們稱作心，是不是？又稱作識。明白嗎？我們有一稱…，我們有一種…，現在稱作認識力，了別力，明了辨別的力。這種明了辨別的力，稱作識，又稱作心。因為我們有心、有識，所以我知。問題又到了？境是空的，那心空不空呢？你回答我。我的心知道有境，又知道境是空的。境是空了，心空不空呢？

同學：「空。」

老師：「何解？是，是空，你說得對。但我在問你何解？為何你這樣講呢？」

同學：「因為境是空的。」

老師：「境是空的，為何你說心也說是空？」

同學：「…」

老師：「一切擺著有顏色，又摸得到等等的境都是空。一個無形無相的心，你說它是實？是不是？合理不？不合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境既然是空，我們的心也是空。何解？境亦是東西，心亦是東西。一切境，即一切我

們的心以外的東西都是空。我們的心亦是東西，為何能夠不空呢？應該是空才對，是否如此？」

同學：「有這個感覺便不會空。」

老師：「有感覺也是空，有感覺不一定是實有的。是不是？」

同學：「但是我們無可能拿出來看見這個力量，感覺只是…。」

老師：「感覺，感覺即是認識而已。是不是？感覺，感覺是了別之一種而已，明了而已。是不是？」

那東西稱為空了，明明那東西是空的，你都覺得它是有的，這個是錯誤的感覺。錯誤的感覺固然是沒有用，是不是？但是不錯誤的也都是感覺。所以心亦空，心亦是空。這即是境亦空，心亦空，是不是？最難是這一處。境空容易，心空難一點，是不是？境空亦心空呢？

你不要以為一定要佛說才是好東西，我們中國人早有講過的。是不是？我們莊子就有這種說法，「物我兩亡」，「物」即是境；「我」即是心。一切境我們忘卻它，連個心我也忘卻了它，「物我雙亡」嘛。是不是？「物我雙亡」嘛。當時佛法還未傳入中國，我們都已經有此說法。

中國人又會修止，莊子又會修止觀的。他說什麼？孔子的弟子顏淵，顏淵他能夠做到什麼？「喪我」。「喪我」即是無我；無我不就即是空，不見了個我。「喪我」即是心也空掉，不只境空。如此記住，第一、境是空；第二步、境既然是空，心亦空。這即是說心與境都空，是不是？

我們修觀的時候要這樣觀，要用很多道理來觀境是空的。如何空呢？境不外是五蘊，五蘊都是空的。五蘊是什麼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色、

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樣樣都空的，所以五蘊都是空的。內有五根，外有五塵，五根、五塵都是空的，一切境都是空的——境空。

好了，第二步，境是空的，心是知道境的，心空不空呢？心亦空，用很多理論來支持心是空的。這即是在說什麼？境亦空，心亦空。換句說話，心與境一齊都空，一齊空的，是不是？三步曲，是不是？第一、境空；第二、心空；第三、心境都一齊空，是不是？三步曲。

三步曲夠不夠？未夠。再要超一步，為何心又空、境又空？對的，心與境俱空是對的。我又如何知道心空、境空呢？我又如何知道心空、境空是對的呢？為何我知？因為我有智慧，是不是？我有 **Wisdom**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問題來了，那 **Wisdom** 空不空呢？**Wisdom** 也是我們心的一部分，既然心是空的了，**Wisdom** 也是空了。

這即是在說什麼？能夠了解空的道理的這種心、這種智慧都空。再進一步，能夠知道這個心、這個智慧是空的，空不空呢？都空。如此，講得出的東西有沒有不空的？沒有不空，凡講得出的都空。不講得出不空了吧？不講得出的，你能說得出有講不出的，即是講了，同樣是空，是不是？如此一路，就像什麼？進一步，撇一步，進一步，撇一步，一路會到那裏？沒有意念的。

凡有意念一起都空，到最後便好像一切意念，那些意念即是什麼？心理學上稱為 **Concept**，**Concept** 或稱為 **Idea**。一切 **Concept**，一切 **Idea**，全部沉沒。凡有 **Idea** 的東西都空，空都是空。空是一個 **Idea** 嘛，都空。不可說了。當你進入這種境界的時候，如果你就此回頭，你便走到見性、見道的邊緣，未見道。如果你再進一步，都空，說空都空，就令到所有 **Idea**，所有 **Concept** 全

部沉沒。猶如一無所有，但又不是無。

你說一無所有又不行，一無所有還有一樣東西稱作一無所有，連一無所有都無所有。是的，那時就如大地平沉，又如虛空粉碎。虛空是空，空也碎掉，那時候進入了一種什麼？超過有與無相對的境界；超過時間的長久與短，長短的境界；超過這個空間闊窄長短的境界；超過一切；超過一切有差別的，即有 **Difference** 的境界，全部都超過。進入了一種什麼？**Absolute** 的境界，沒有兩樣東西是相對的。

一定沒有兩個東西是相對的。唯一、一也不是，你說一，已經有個二和你相對的嘛。是不是？你說一就有個多數，你說沒有多的，沒有多那來一？沒有多便連一也沒有才是，是嗎？多是由一做成的，你明白嗎？加上很多個一便是多，沒有多又如何有一。是不是？倒轉過來，沒有一又怎會有多？所以沒有多便必定是一也沒有了，你記住。當你說沒有一的時候，便必定是多也沒有了。

那個時候非一亦非多，無一無多，全部一切遣。於那時進入了那種超過兩相比較的境界，就稱作無二了，又稱不二。進入了這種境界的時候，說得好聽一點便稱之為真如。當你告訴人的時候，鼓勵人的時候，這些便稱為佛性。維摩居士就不生性，用幾個字說這些是不二法門。什麼都是那件傢伙，明白嗎？

有些人稱之為一真法界；《心經》又多了一句，稱之為諸法空相。進入了一種什麼境界？凡是有兩兩相對的都是沒有的。二樣相對的都滅，都是沒有的。生與滅，無生亦無滅，沒有了相對。善與惡，有沒有？有沒有？沒有。有

善惡相對的便不是了。高與矮、長與短，一切兩兩相對的 Qualities，沒有。一切 Quantity 都沒有。凡是講得出的，有 Concept 的，都沒有，進入了那種境界。那個境界稱作真如；那個境界稱作佛性；那個境界稱作空性；那個境界稱作不二法門；那個境界稱作一真法界；那個境界稱作諸佛法身，那個境界你便見到如來了，那個便是如來，如來法身了。明白嗎？如此你便稱為見道，又稱見性。

見了之後，和未見是否相同？不同。如何不同呢？就如我是不懂游泳的，我買了一本游泳的書來看。這些是蝴蝶式，那些是花式，講得頭頭是道，還可以開課教人。但是我真正下了水，就像秤砣一樣，做不來了。是不是？是否會這樣？即是說，未入過水的時候、未曾下過水、未會游泳的時候，任你講得如何微妙，都是那套假東西來的。到了他真正下水，真正下水還不行，要他識爬識浮，之後還會游得到，那時候講出來便不同了。那個時候，那個游泳家和未懂的游泳家不同，你相信不？不同的。

一個窮人天天講有錢好，坐在銀行門口想我會有錢、會如何富貴、如何做法，講來講去都是窮人一名，有何益處？白花精神在想。那些真的做過有錢人的，和這個窮人亂想是不同的。是不是？不同的。最顯淺，你結婚，你結婚又談戀愛又什麼的，講來講去都是得個什麼？得個幻想。是不是？到了你真的結了婚之後，你便知道昨日結婚，今日之後出來，你想一想，原來結婚是這樣的。那時候才知道，講來講去只「得個講字」沒用。

到了你見道和沒有見道是如何不同？未見道那些只得個講字，見了道的時候，你曾經經歷過。未見道的人說空的，這是空、那是空，理論上空就如你現在和我講的那樣空。你說這是空，那是空，如果拿一根火柴燙燙你，你快快

縮手也縮不及嘩嘩聲叫了。是不是？如果他真正見了道，他知道所謂空是這樣地空。原來是空的，原來這個宇宙，原來我們生命的實質就是那個。那個什麼？超過有無，超過空，超過有，那時候那個才是真正的我，那個然後才是真正你自己。但那個時候真正自己，就不能稱作我了，那時候那有一個我在，是不是？那個稱作…。你都要起一個名字來作稱呼的，唯識家便稱之為真如，又真又如。

那些講空的人稱之為空性，稱之為空性。聽得明白嗎？在那個空，當你證到空性的時候你會如何？人人就說有五蘊，我們的五蘊身體，當你在證空性的時候，你見到有五蘊不？有沒有？沒有的。所以它說什麼？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所以《心經》說什麼？「是故空中無色」，「空」即是空性，當你證到空性的時候，在空性裏面找不到什麼？

五蘊裏面的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。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」，沒有五蘊的，五蘊是假的。我現在說它假，只是「得過講字」（純理論），到了你見道後說它是假的時候，便不只是講了，你真的經歷過是找不到五蘊，是無的。明白嗎？無五蘊，可以吧。如此有十二處吧，為何都是沒有的？證得五蘊的時候，在空性裏面是沒有十二處的。即是什麼？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」，十二個都無一個是有的。如此十八界有了吧？都沒有的，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」。

我現在差不在給你講《心經》了，不過我沒有給你解釋那些名相而已，是不是？如此生死輪迴，十二因緣有了吧？又有無明，又起作業；作業又受報便來世投生；後來一路一路長大；長大之後又死了；死了之後又起中有，又去投胎。十二因緣，十二處一路流轉無窮，這是有了吧？假的，生死輪迴都是假

的。證了空性的時候，在空性裏面是沒有生死輪迴的。沒有的，記住。

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」，無無明了；「乃至無老死」，老死都沒有。你便說：「我修行小乘，入涅槃，免生死輪迴。那個時候證涅槃，做阿羅漢。」它說「亦無無明盡」，證到空性的時候，連涅槃這名字也沒有，「無無明盡」，連老死盡都是沒有的。

佛講四諦，苦集滅道，這些是真理，有了吧？苦集滅道，這個是佛假安立來到教人的。當你證到空性的時候，是如何的？「無苦集滅道」，沒有的，全部是假安立的。如此便沒有了，全部沒有了。我成佛的時候，得大菩提這種智慧，這種 **Great Wisdom** 是好東西吧？有了吧？得了，我現在得到佛果了，得了，有智有得吧？都是沒有的。

有智有得是「搵來講」（假安立）的，真正證了空性的時候，是「無智亦無得」。亦能夠進入，見道便是見到這樣。如此見到真如有什麼好處？如果你見到真如，如果你一出定…。你見到真如是在定中見的，一出定便不是那一步了，不是「得個講字」（純理論），那時你會怎樣？因為你真正無所得。

你把《心經》讀下去，後面那一句是什麼？「以無所得故」，因為你見了道，證了空性，你能夠知道全部都是如幻的、假的。入定固然是無所得，出定都無所得。如果你是初地出了定，你能夠觀無所得。如果你是八地菩薩以上，出定同樣無所得，不用觀。「以無所得故」，就會如何？

一個菩薩，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」，依據《般若經》的指示，就會如何？「心無罣礙」了，死又不驚。不用的，學我剛才所講，你何用驚死呢？你

守戒又修正觀，死便第二世比今世好，是不是？驚什麼？沒有又如何？五百年後才死，你也是要死的，又不用驚的，沒有亦不需要驚，有就更不用驚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說白守戒，白做便虧本？你虧什麼本呢？你做個好人也是虧本？是不是？你已經賺了一個好人了，根本就沒有錯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一個真正見了道的，依據般若波羅密多假安立的法所指示，便「心無罣礙」了。

做人又如何？縱橫無礙的做個人，大往大來。那個時候，什麼是大往大來？撇撇脫脫，不會像是戲台的那個丫環，出到來扭扭捌捌的，不會這樣。又不會像是一些拘泥的，「那件豆腐碰過旁邊的豬油，不能吃了，倒了它吧。」是戲台的那些丫環的出場所為而已，最重要不是那些大小姐出場的所為。

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（就）依（據）般若波羅密多故」，便「心無罣礙」。「心無罣礙」，便大往大來，那用驚呢？一切恐怖，無罣礙。「無罣礙故」，又如何？便「無有恐怖」，不用驚了，剛才（講了）。其實我們和你們已經比起一般人，死的時候已經是沒有那麼驚了。已經沒有那麼驚了，有人是很驚的，臨死的時候，你猜真的是…，像是很慘的，「沒有了，自己沒有了。」很慘的。

我們雖然都會驚，但驚的時候，我們會自己開解自己，「是沒有的了。」是不是？五百歲也有一天是沒有的。彭祖有八百歲，到了他八百歲之後也是沒有的了。所以是沒有必然之理，是不是？有生必有滅。還有，如果我有福德、有智慧，我會比今世好，必然不會「撞板」的。是不是？如此便不用驚，「無有恐怖」。如果你是見了道、修行，你出生入死，更是了。初地以上菩薩，你可以入胎住胎，自己都知道的，驚什麼？「無有恐怖」。「遠離顛倒夢想」，我們不會胡思亂想的。

「究竟涅槃」，到最後我們涅槃。這個涅槃不是小乘的，不是剛才那個是小乘的涅槃，是大乘的無住涅槃。到最後，「究竟」即是 **finally**，最後便是涅槃。菩薩見了道有這種好處，這是在講見道的好處。菩薩是未來的東西，未來的東西才有這種好處而已，已經有誰得到好處？佛便是得到好處的了。

「三世諸佛」，那些成了佛的人。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」，又是依假安立的教法。就是什麼？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就此依著它的教法去修止觀、去持戒，已經做滿了。現在他已經做滿了，他便得到什麼？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無上正等正覺。

所以般若波羅密多是最好的，般若波羅密多不外是觀空，所以它…。所以般若波羅密多，什麼道都是假的，般若波羅密多是最好的咒，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」。不用念那麼多咒的，一個真正見道的人，那用念咒。念咒是和佛菩薩的暗號，是密碼而已。打個密碼，「你保護我，我處理不了，你快點來吧。」即如你現時在大海航行，「現在會沉船，你快點來救。」其實只是通訊。我根本自己都不會有這種事的，那用呢？般若波羅密多便足夠了。

所以下面那一首，「**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**」是什麼？那首並不是真的念咒請他來救你的，那首是什麼？到了，到了，到彼岸了。到彼岸了，渡過彼岸了，「揭諦，揭諦」即到了，到了，渡過彼岸了，渡過彼岸了。「波羅揭諦」即彼岸到了，已經渡過了菩提涅槃的彼岸。「波羅僧揭諦」即大家一齊到了，大家一齊到了。只此而已。「菩提薩婆訶」即到最後我要得菩提了，快點吧，快點吧。只此而已，真正如白話詩的一首讚頌而已。懂得解嗎？你可以解《心經》了。

同學：「念那句咒，那幾句有的梵文…。」

老師：「可以，這也是好的，比不念的好。不過最高的是連咒也不用念，空觀便行。」

同學：「如果空了便變得連佛也沒有了？」

老師：「在空性裏面才沒有佛，無佛亦無眾生，佛和眾生是相對的。No Difference，無差別。但是這樣，只是空性裏面沒有。空性是體，由體起用，猶如太平洋的水，在水質來看，由水質便能起出很多波浪，波浪是有的。佛與眾生，猶如波浪。在用上面，是有佛和眾生。講到用，你便要很嚴格的了，這些是合戒律，那些是不合，你不要犯戒律，你要清清楚楚，就要很清楚，一講到用便要很清楚。體是無的，什麼也沒有。」

同學：「那個大明咒的『明』字是作何解？」

老師：「『明』即是咒的名字。那個大明咒是作智慧解，作大智慧解。它不是有另外一首咒名大明咒，般若波羅密多咒，後面那首是偈，用以讚頌的。即是你修般若波羅密多，這個般若波羅密多咒，是不用念咒的。不用的，其實那用念咒。譬如你要念佛，你念六字真言便是佛。阿彌陀佛，那個便是咒了。」

從前我們什麼？戊戌變法便有六個人稱作六君子，有沒有聽過？六個君子。六君子中第一個是譚嗣同，是不是？譚嗣同是誰？和太虛法師是同學，和蘇曼殊是同學。是太虛法師同學，在楊仁山那處聽課，等於你們在此聽我講話一樣。楊仁山在那處講佛教，講佛。楊仁山…

老師：「你是否掉了？作為布施便算了。」

楊仁山講佛法，當時太虛法師在聽講。現在的人「烏林林」，說和尚不得聽居士講經。有那一個大德比太虛法師高？他便是在楊仁山那處聽課，因為他個子矮不夠高，還拿來一張小凳，太虛法師。蘇曼殊這個是狗肉和尚便不用講了，他不就是在他那處聽課？還有一個，其中一個是譚嗣同。譚嗣同是很有志氣的，要改革、要救世的。那個時候他很佩服康有為，認為中國要變法，楊仁山亦認為中國不變法是沒救的。

如此譚嗣同就辭別老師，「我現在想去北京，跟著康有為一起去鼓吹變法。」楊仁山說：「好的，這些便是菩薩行了。」如此便菩薩行了，你不要以為菩薩要躲在茅蓬，菩薩是要出來的。於是他說：「我這便去了。」楊仁山說：「你去吧。應該去。」「我們出去做政治，時時刻刻是會有危險的，當大難臨頭的時候，有什麼心要可以令我心安的呢？」楊仁山如何回答他呢？「記住，有什麼大難，任何事情，六字真言記住。」

譚說：「什麼六字真言？」

楊說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

譚說：「沒有其他了？」

楊說：「沒有了，這便夠了。」

如此他便辭別楊仁山，去跟康有為變法。好好地變法，誰不知他又年輕人太急了。凡變法急是不行的，世界上的變法，凡急一定都不行，要慢慢來，潛而默化就會成功，尤其是中國。中國幾次大變法都失敗，漢朝王莽變法失敗。後來到了宋朝，范仲淹變法第一次失敗。第二個呢？王安石變法又失敗。如此數下來，戊戌變法又失敗。凡是大變的一定失敗，沒有的。共產黨大變現在就攪出了一個大禍，是不是？現在五十年也處理不了，因為它大變嘛，凡是

大變的一定不行。

譚嗣同和梁啟超那班人，太過少年氣銳，太過銳氣，在一百日之內要事變，怎可以？這做法不行，仍然是讀書讀得少。他又剛剛遇著那個壞蛋袁世凱。袁世凱本來是要拜康有為做老師的，康有為就在光緒皇面前說他如何忠心，他人如何本領。袁世凱是很有本領的，這個人真的出眾。光緒皇覺得這個人，當時李鴻章也說他出眾。現在康有為亦說他出眾，又說他很忠心，這個人真的可靠。萬一有什麼事，靠他便可以，就錯了這一點。

誰知那時，那些人反對。反對變法的人，專向慈禧太后講他壞話，講變法的人壞話。慈禧太后實在掌握大權，那又如何？「都是光緒不好，要關起你才行。」便關起他了。所以怎樣？她便想找個機會，想在祭祖宗，祭天地的時候。他步出去祭天地，順道不讓他上朝，捉他到其他地方住，慈禧太后自己臨朝，垂簾聽政。她準備這樣做。準備在他祭天或祭祖宗的時候，便不讓他回來。

這事…。光緒皇這個人很好，有一些心腹的人，知道了這回事，便通知光緒皇，「喂，老佛爺」，稱呼慈禧太后為老佛爺，「老佛爺想做一種事，待你去祭天的時候，不讓你回來，要你去其他地方關起你。而且她吩咐榮祿（有一個名榮祿的），帶兵押你去的。廢了你，想換上另一個皇帝。」

光緒皇見到這樣，「咦」，距離祭天還有很長時間，以為袁世凱是心腹，便叫袁世凱來。「將近祭天的時候，便對付我了。祭天之前，有一次北洋大臣叫你練兵。你負責練兵，你把兵練好不？現在請我閱兵，即練成了，練成幾支軍隊，請我閱兵，請皇太后和我閱兵。那些兵在你手中，閱兵完結後，你

便帶著兵，保護我回來，你把皇太后另外關起來。」他想著先發制人，妳想關我嗎？我先關起妳。「你是我的臣子，你聽從我的話。」

袁世凱便「是，是，是，是」地承諾了他。回去想想，「這件事合做不？跟著光緒皇這樣做，失敗了頭也沒有。他只有練的那支兵，還有很多滿州兵的，還有請榮祿看閱兵，榮祿手上有幾萬兵，自己只得那幾千兵，怎辦？這件事辦不過。還有，成功了又如何？什麼都是聽康有為，譚嗣同那幾個說的，只會給一個功我袁世凱而已，沒有什麼好處？

如果我把此事告訴慈禧太后，告訴榮祿，可能馬上升官。」一想，於是他便去找榮祿，找北洋大臣，「我本來是應該奉皇帝命的，但現在太后已經臨朝，垂簾聽政。而且光緒帝所講這些什麼？這些亂命，我不知應不應該聽從？他教我如此如此，我現在請教你，你是北洋大臣，你是榮祿大人，你指示我應該怎做。應該聽從皇帝的命，或是請你向皇太后報告此事？你說應該怎辦。」

榮祿說：「這些亂命你聽來幹嗎？而且現在的權是太后臨朝聽政，那到他說話。太后死了才到他，現在那到他說話？你告訴我是對的，我立刻告訴老佛爺。」他馬上趕入京，告訴皇太后。「如此計劃，你的兒子計劃對付妳。將來閱兵的時候，他就關起妳，趕快要先發制人。」皇太后說：「豈有此理，如此對我。我手下留情，還未決定廢他，你就想先來對付我。」馬上讓人找光緒來，決定找幾個人送他去瀛台，那處在北京北面，周圍是一個海。

你們去過瀛台不？在北海有一個島，裏面有三間屋，那個瀛台是沒有人的。「把他送去瀛台關起他，讓他住在那處不讓他出來。」就這樣請他來，讓人送他。就說他有病，讓他養病。關了他在瀛台，一日提供兩餐吃的，想什麼

都沒有，如此皇帝便如坐牢。皇太后，西太后便馬上臨朝聽政。那個光緒知道了消息，又有人告訴他，「皇太后知道了，你不得了。」

光緒皇為人很好的。馬上寫了幾隻字，派人，「快點告訴康有為，請他快走。不走不得了，要殺頭。」康有為立刻通知六君子，自己則走進了日本領使館，他走進了領使館請求庇護。譚嗣同、梁啟超兩師徒呢，譚嗣同說：「我不走，你走吧。」梁啟超說：「我也不走，我陪你。」他說：「要留一些生人出去做事情，人人死了怎行。」不走必定死的，「我就要死，故意死在這處，讓人知道這個皇太后如此地壞，和知道要變法才行。以身殉道，你一定要走，你去宣傳。」這個時候，梁啟超跟著走了去日本…。

首先是把譚嗣同送進監獄，審他。他說：「那用審，殺吧。必定要殺的，我變法而你說變法不對，那用審。」他說：「不用了，應該殺，是要殺的了。我不講那麼多了。」當時他很驚，在獄中日日念佛，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在獄中念得很純熟。到了要拉去殺頭，拉去殺頭的時候，縛他出去的時候，一直在念，大聲地念南無阿彌陀佛。走到半路，他便不念了，笑起來，哈哈聲笑起來。他說：「我不去極樂世界了。」他說了這幾個字：「我要返娑婆世界做人，我有心救世，無意生西。我不去極樂世界，本來去極樂世界也行，但我不放開這些人，我要再來做人。」

譚嗣同，他學過佛，他是楊仁山弟子，佛法不錯的。他就懂得很定了，他定的時候，那些人問他：「你有什麼遺言？你可以寫兩句，還有一點時間，你可以寫下遺囑。」他說：「我遺囑就沒有了，但我有一首詩，寫下一首詩，我便寫這幾句詩吧。『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。』」這兩句平常，這兩句好，「我欲（自）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你能找到來看，在

多倫多是挺難找的，我是靠以前記下，積聚的。

漢朝，後漢有一次黨禍。張儉當時變法，是黨禍的領袖。發生了黨禍，他開罪了太監。太監抓了他，抓了幾千人，殺了幾千人。張儉是領袖，他逃跑了。逃跑跑得很可憐，便「望門投止」，看到那處有家門，便走去借宿。「過一個晚夜行不行？收留我過一個晚夜行不行？」「望門投止」。我也想起因為黨禍，張儉以前弄至要望門投止那麼慘。這個是什麼？想起他的老師康有為，你現在雖然跑掉了，康有為、梁啟超跑掉了。你現在很慘，就如以前的張儉望門投止——「望門投止思張儉」。

東漢有一個人名杜根（應是張儉），本來他準備要死的，一供出來便死，但他暫不死。人們問他，「何解？何解你怕死？」他說：「我不是怕死，我忍死忍一會兒，等杜根到來。杜根一來，發動殺那些宦官，他有辦法的了。我現在先忍著不死，等杜根到來才死也不太遲。我現在…他希望有一個杜根到來，等杜根來，「忍死須臾待杜根」。拔刀向天笑，「我欲（自）橫刀向天笑」，現在要殺頭了。那把刀橫著的，橫在刀下，向天笑。「笑」即是吹口，「我欲橫刀向天笑」。

「去留肝膽兩崑崙」，這句是最難解的，有十多種解法，我現在講某一個人的解法。「崑崙」者即是奴僕，奴隸、奴僕。以前中國古人有些稱為崑崙奴的，那些人在非洲、在阿拉伯，捉了一些人由水路運到中國賣作奴的，就如美國以前黑人被賣作黑奴。在外面捉了一些人運來中國賣給人作奴的，稱為崑崙奴。「去留肝膽」，「去」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，「你們去了，我譚嗣同則留著等死。」本來一去一留是相隔很遠的，不是，猶如肝膽一樣貼得很接近，大家的心意都很好的。「兩崑崙」，你是去的，我是留的，兩個都是光緒皇的

奴隸。「崑崙」是奴隸，兩個奴隸。光緒皇是一個很好的皇帝，有心變法，現在弄至皇帝位也不保。我們要忠心於他，一個去一個留，兩個都是光緒皇的奴僕。「去留肝膽兩崑崙」，這是一個解。

同學：「這兩個字怎讀？」

老師：「須臾嘛，『須臾』，最短的時間，即一剎那。『須臾』即剎那。」

又有人這樣解，崑崙山是最高的，以前中國的山，最高的是崑崙山。譚嗣同一生最佩服兩個人，現代的人。一個是康有為，一個是大刀王五。他是跟大刀王五學功夫的，大刀王五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保鏢，大刀王五。他最佩服兩個人。「去留肝膽」，他說：「你就去了，康有為就去了；留就是大刀王五還在北京。這兩個人是我生平最佩服的。」「去留肝膽兩崑崙」。如此解又有，「兩崑崙」很多是這樣解法。不過剛才的那種解法最好，作奴僕解。

問他有沒有遺囑，他說：「沒有。我有一首詩，我寫下一首詩。」寫完首詩。「時間到了，要殺頭了，還有什麼不？」他說：「沒有，是這麼多了。」那時他便在等刀下，等死，一點兒也不驚。譚嗣同閒時最歡喜讀《華嚴經》，所以不驚。他是湖南人，是很好的一個人，原來他是太虛法師的同學。

好了，時間差不多夠了，現在講一段，不講這些了。我們講到那裏？那一頁？一六六頁（新書二四〇頁），是不是？一六六頁，（丁十四），是不是？（丁十四），有人懷疑，如何懷疑呢？它上面講，如來，即佛是不應該以三十二相，以好相作為標準來判別他是否如來？即是說，有三十二相就不一定是佛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但菩薩在未成佛以前整天修行。

修行呢，又布施、又持戒，這些都是有相的。修得有相的行，將來便得有相之果，就得到三十二相之假佛的相。講到這裏，便發生一個問題。你又說佛是無相的，但菩薩要修一些有相的東西，將來便得到一個有相的佛身。會否矛盾呢？如果你說不矛盾，菩薩修行將來成佛是無相，修行就是有相。有多少修行的相，但是成佛，佛是無相的。

如此說法，是否修行，他將來修有相的，全部沒有好處的呢？譬如我現在持不殺生，又放生了，做很多好事，全部都是有相的。修這些和成佛是沒有關係的了，有相嘛。又六度萬行，很多都是有相的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這些都是有相的，如此便徒勞無功了，因為佛是無相的，和成佛沒有關係。這又如何？菩薩修的福德是無功了，徒勞無功了。你又說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到布施，都是有相的了，都不及你念四句《金剛經》四句偈。這即是說修有相的福，一點用處也沒有。會不會？聽得明白嗎？就有這個懷疑。你聽得明白嗎？明白嗎？

釋迦佛知道有人有這個懷疑，他於是故意這樣問。故意這樣問，解答的意思應該怎樣？佛的果，真佛雖然是無相，但真佛不能度眾生，真佛是不說法的，他要間接說法才行。間接說法一定要靠假佛了，透過報身佛、化身佛，那個假佛。聽得明白嗎？要靠假佛，假佛是有相的。如果菩薩不修福，將來如何能成一個有相的假佛呢？是不是？

他說菩薩修福，雖然佛果是無相的，但佛果的附屬品，那個有相的受用身和變化身，報身、化身，這個是有相的，將來便可以成為一個有相的假佛。有相的假佛一成，他便可以度眾生了。這即是說，菩薩現在修那些有相的福，不會是徒勞無功的，明白嗎？聽得明白嗎？不會徒勞無功的，答案是這樣。

好了，我們看看，（戊一），（戊二）分兩（三）段。（戊一）、「顯」即指出，指出「菩提不因具相得」。佛的大菩提不是因為我們修了那三十二相，佛出世有了三十二相，就可以得菩提，不是這樣的。不會因為他修到三十二相就得菩提的。（戊二）、說明雖然如此，但菩薩修那些有相的行，有因必有果，果便是修出一個假佛來；有因有果，「因果不失」。（戊三）就好了，「校量功德」。修這個無漏的福是比較有漏的福大很多。

現在（戊一）、顯菩提不因具相得。裏面分三（兩）節，第一節、佛故意設，假設一個問題。然後（己二）、示不以相得。指出不因為修一些有相的行便可以得無相的佛果。現在（己一）、佛故意設問。「佛告善現：『於汝意云何？如來、應、正等覺以諸相具足現證無上正等覺耶？』」「於汝意云何？」即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來問你，對於你的意思，你如何；「云何」即如何；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呢？

現在問了，那個「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」，應、正等覺都是如來的名稱而已。他說，這個「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」是否以；「以」即是用；用「諸相具足」然後才證得無上菩提呢？是否因為他要修行，修至三十二相都具備，然後才證菩提呢？證無上菩提呢？懂得解了。好了，佛不用他回答，自己為他答了。然後一六七頁（新書二四二頁），（己二）、示不以相得。

繼續講了，他說：「善現，汝今勿當作如是觀」，你現在不要這樣，起了一個這樣的想法。「觀」指想法。不要起一個這樣的想頭。不要起一個什麼想？如來一定要得到三十二相然後才能成佛的，你不要有此想法。明白嗎？「何以故？」為什麼？為什麼不要有此想法？他說：「善現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不以諸相具足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如來不會因為你，不以你修到三十二相

之後，就可以得到無上正等菩提。三十二相，這個是假佛的相而已。聽得明白嗎？然後呢？但如此便大可以不修了，六度萬行都是有相的，可以不修了。這又不行，因果不失。

你修有相行，將來得到報身佛、化身佛有相的果。說明因果不失，一六七頁（新書二四三頁）最後那行，分三點，（已一）、（已二）、（已三）。（已一）、述彼心。敘述這個懷疑的人之心。然後（已二）、勸勿念。勸他，「你不要如此想法」。第三，（已三）、釋所以。解釋其理由，為什麼不要如此想法？明白嗎？（已一）、述彼心。「復次善現，如是發趣菩薩乘者，頗施設少法若壞若斷耶？」

講到此處，你便要明白，佛不准許徒弟有兩種見解的，兩種稱作偏執之見。一種名為斷見，「斷」即是斷掉，這即是什麼呢？人死便如燈滅，什麼也沒有了，此謂之斷見。常見是第二種，「常」即是永恆。我是人，我永恆都是人的，即再出生都是人的。我死之後我的靈魂不滅，最多我是上升，升天而已，我不會變的。這種稱作什麼？常見。

佛又如何？非斷見，非常見。為何是非斷見？人死了不滅的，還有來生的——非斷見。為何是非常見？不是說做人便永久做人，我們今世做人，第二世做鬼不定、做貓不定、做老鼠都不定，或升天亦不定，或做大菩薩、成佛都不定。所以不是常的，不是永恆的——非常見。聽得明白嗎？非斷、非常。即是斷見亦不對，常見亦不對。

好了，在此處答了。「復次善現」，「復次」即又，他說善現啊。「如是發趣菩薩乘者」；「如是」即這些；這些發心修行菩薩乘的；「菩薩乘」即是大

乘；這些修行大乘的人。「頗施設」，「施設」即是假說。「頗」是頗為，稍為，「頗」字即英文的 **Very**，稍為。稍為說，稍為說什麼？世界上有少少東西是會壞的，會斷的，會否這樣講？

佛家認為一切現象，不會永恆的，亦不會斷滅的。它說一個修行大乘的人，會否起一個斷見，認為修行並沒有果的呢？如果修行而並沒有果的，便是斷見了，是不是？壞斷，何謂壞？修很好的因，得很差的果謂之壞；有因無果謂之斷。一個修行大乘的人，會否認認為有少少東西是會壞、會斷的呢？如果他說會，這便是斷見。

佛不用他回答，又替他答了。（已二）、「善現，汝今勿當作如是觀！」他說善現啊，你現在已經很明白了，你不要；「勿」即不要；你不要作這樣的觀想，你不要作這樣的想法了。如果你說一個人，世界上有些東西，有因但會斷掉而沒有果的。既然你不想，你自然知，一個菩薩修有相的行，將來不會得到…，不會無果的。雖然得到的果仍然有相，但是這個有相的是假佛，這個假佛可以說法度生的，功德很大。聽得明白嗎？「汝今勿當作如是觀！」

然後答了，（已三）、釋所以，即是解答。「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終不施設少法若壞若斷。」他說所有；「諸有」即是所有；所有那些發心修行大乘的人，到頭來始終都不會說；「施設」即是說；不會說有少少東西會壞會斷的。不會起斷見的，起斷見的便不是佛教徒了。

講到此處還用再講嗎？要不要加一句話？所以修行有相行的菩薩，不會徒勞無功的。要不要這樣講？不用講的了，那番說話他已經 **Understood** 了。講到此處，他又要比較一下功德，這些比較是多餘的。（戊三）、校量功德。又

分兩段，一段是正校量，（己一）、正校量；（己二）解釋其理由，釋所以。

（己一）、正校量。「復次善現，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以殍伽河沙等世界盛滿七寶，奉施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若有菩薩於諸無我、無生法中獲得堪忍，由是因緣所生福聚，甚多於彼。」這句懂得解了。不過這句我要給你解解的是什麼呢？不在於文字。他說，又善現，若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以恆河沙那麼多的沙那麼多的世界，那麼多的世界載滿七寶，可到施捨給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這個人功德大了。「若有菩薩」，若果有另外一個菩薩，他是什麼？他修無相的行。「於諸無我」，即空了個我。

我剛才便講了空觀，我是空的，我不過是五蘊做成的。我的我空，人的我空，人人的我都空。「無我」即是空，空了個我，人無我。對於「諸無我」，「諸無我」是什麼？即是人空、法空兩種，人無我、法無我。大乘就修一切法無我，小乘則只修人無我。他說「於諸無我」，於無我的法。無我的法，當你真正修無我的法成功的時候，那個是什麼？那便是真如，是不是？無我的法、無生的法。無生是什麼？「無生」即是不生。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不生即無生。

一切現象，一切有為法都有生有滅。獨是這個真如空性，是什麼？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。這個無生法即是真如。他說如果你一個菩薩能夠不著相地去修，雖修有相之行而能夠無所執著，你就會證得真如，證得無生法。對於真如空性能夠獲得堪忍，為何他不說是證得？對真如有兩種看法，第一、你、我、他、他、他，對真如都能夠認可的，認為真如是好東西。

「忍」者認也，認識，此才謂之忍了。「堪忍」即是能夠忍。但你這種認識始

終是概念，Concept 來的，如果你真正見道是沒有 Concept 的。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堪忍。是不是？堪忍分兩種，一種是未見道的堪忍，一種是見道之後的堪忍。如果有人對於無我、無生的真如能夠獲得堪忍，這個人功德更大。「由此因緣所生福聚，甚多於彼。」還比那個用七寶布施的多，多很多。這即是一段了。這段是答什麼的？「菩薩修福是否無功？」他答：「不是無功，是有功。不過他產生的這個果就是假佛。」

如果你要真正得大菩提，便要修無相觀。要修無相觀、修空觀然後才成真佛的。聽得明白嗎？始終是修真佛的功德大，但亦要修假佛的。不修假佛，你將來成佛誰聽你講話？是不是？聽得明白嗎？明白了。

同學：「如此即是要先假後真？」

老師：「她說什麼話？」

同學：「她說先假後真？先假後真，先是假的然後是真。先修假佛……。」

老師：「一齊修的，真俗並趣。一方面知道空，修空觀便會成真佛。知道雖然是空，但這個有為功德並不是虛設，亦有用的，將來會成假佛度眾生，又修有相的。有相、無相一齊修。」

同學：「由空出假？」

老師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由空出假？」

老師：「是的。」

你聽得明白嗎？慢慢明白一點便可以。好了，今天書就講到這處，我講雜嘜的講得多，你這句聽得明白，很多雜的，如剛才講《心經》的時候，估不到又剛剛講到這裏，無我、無生法。所以有時是很湊巧的，一碰便碰上。

同學：「羅教授，有沒有…，剛才那個觀音菩薩是男人來的，是不是？」

老師：「是的。」

同學：「哈哈，我要他們立刻換掉，…。他父親都是…人，為何他…？」

老師：「啊，你在聽，聽到那些盲人唱〈觀音出世〉，是不是？」

同學：「他是盲人唱，是在講故事。」

老師：「講故事，你不要。這些故事燒了它吧。」

同學：「是男是女，父親都不知道…？」

老師：「沒有，沒有，無此事，無此事。燒了它吧，是那些小說家講的。即是等於《西遊記》說有一個孫悟空，有一個豬八戒，根本是沒有其事。」

同學：「…他兩個人講我聽的…。」

同學：「孫悟空、豬八戒那時候，人們說他是在講這個…。」

老師：「根本這個作者就不通佛法的，這個作者一知半解，亂講。你那些故事，燒了它吧，燒了它便有功德。如果有人再講那些故事，你省得去聽。」

同學：「…」

老師：「是的，我知，我孩提時聽過一個盲人唱，唱〈觀音出世〉。」

同學：「…，那會有父親不知道他是男或女的？」

老師：「這些是假的。」

同學：「有兩個人跟我講是這樣的。…」

老師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假的。說她是妙莊王的三公主，是不是？根本這個世界上都沒有妙莊王。」

老師：「什麼來的？」

同學：「夏威夷酒。」

老師：「夏威夷？」

同學：「吳承恩所作的故事，他是完全是不懂佛法的。」

老師：「吳承恩，他那裏認識佛法的呢？道教又講觀音，佛教又講觀音。有些是不通的，有很多不通的，多數不通。」

它還有，它開首有一首，孫悟空跟那個道士學修長壽法，是不是？那個道士就說了一首偈，告訴他讓他依著那首偈去修。那首偈教他，我上面兩句記不起了。即是修行是修那道氣，修道成功是陰陽二氣在身體裏面，就「（月藏玉兔日藏烏，）自有龜蛇相盤結。」你記得嗎？「相盤結，性命堅，卻能火裏種金蓮。」是不是？是否有這一句？

那些人認為，這首偈是無上那麼好的秘訣，其實那個小說家，那個「講古佬」（說書人）創作出來的。那班「講古佬」，吳承恩是一個「講古佬」。以前有些「講古佬」是怎樣的？在那些寺門…。最初和尚，唐末五代時候的和尚，那些和尚想弘揚佛法。他就通俗化，他拿著一個箏，坐在寺門的空地上，拿一張檯坐著。「聽東西，彭、彭、彭，聽彈唱。」

於是人們坐滿那處聽，他不收錢，那些和尚宣傳佛法，好方法呀，他拿著箏，譬如講一個維摩…，有一段是天女散花。那個故事名為天女散花，又名維摩問病。「這個故事名為天女散花，又名維摩問病。」他於是坐著，那班人坐著，他拿了一個箏。開始是七個字一句，好像唱木魚書。你知道是什麼？即是現在的…。」

同學：「是否盲人唱南音？」

老師：「是的，即是唱南音那些。」

唱，唱了一輪，唱完之後，一路唱一路拿著箏，「叮叮噹噹」地唱。唱完之後他便講了，彈完之後就講，稱作評彈。「彈」是唱的，「評」是講的，又稱作說書，說書不就是講古？那班說書人，吳承恩是一個說書人。《三國志演義》那個羅貫中是一個著名的說書人。初時是那些和尚在說，說目連，你現在能找到的。你看，〈目連救母〉，〈維摩問病〉那些。彈完一輪，唱完一輪就講了。

話說當時釋迦牟尼佛如何如何，座下有一個居士，他的名字是維摩詰，如何如何他生了病，他的來源又如何？後來他生了病，佛知道他病了，便使人去問病。初初是使誰去，使迦葉去。迦葉說：「我不敢去了，我過去曾經碰到他，他講說話諷刺我，處理不了。」

如此地講，講至此處又唱一輪，把迦葉和他的對答，又唱了一輪。唱完一輪又說阿難，釋迦又使阿難，「你去好不好？」阿難又說：「我處理不了，我那次見到他又如何地撞板。」如此又唱了一輪。唱到最後，佛到了最後：「文殊師利，你是最聰明的，你又是如何的？」裏面是什麼的，「知君辭辯勝聲聞」，我知道你說話，勝過羅漢很多的，你去一定不會撞板的。

又唱了，唱完又講了，講完之後又講、又唱。唱他如何走，如何經過什麼地方，進去維摩又如何招呼，維摩又如何一問一答。唱一輪、講一輪，唱一輪、講一輪，這些是什麼？中國的世俗文學受了佛經影響，佛經裏面的《法華經》。講完一輪，就找一些偈來唱的。

同學：「是否就如唱木魚一樣？」

老師：「是的，他將其法套在那些說書處便成為那些。唱下和尚如此來宣傳佛法。」

所以〈目連救母〉便無人不知，〈天女散花〉無人不知便是這樣。漸漸地…，和尚是不收費的，旨在弘揚，這真是好的。於是有些「講古佬」就想想，和尚這一套可行，他不收費而已，我可以弄個茶寮來到收錢的，這是行的。

於是那些「講古佬」最初在「大笪地」（墟市）又或在寺門也不定、道觀也不定，或如香港那些「大笪地」的樹下擺了凳子，「來吧，來聽講古。」就講、講、講，講到最緊張的時候，「且聽下回分解了，先來收費。」拿出盤子，有錢才有得聽，無錢便無得聽，有一小孩向你收錢。收妥。「好了，現在講第二回。」一回即是講一輪，第二輪。又講，講一輪，講到差不多時，「好了，今天完畢了，明天請早。」

人們是如此天天賺取一些生活費的，此謂之說書人，即是「講古佬」。說書人中有些著名的「講古佬」，那些什麼？說書人講古有些什麼？有些講《西廂記》的又有、講《三國志演義》的有、講《隋唐演義》的有、講《五代》的也有，什麼也有，漸漸地便越來越多。那些講得好的是很收得的，有些成了富人，他一講便有幾百人聽。不用的，一人兩個錢，數起來…。

同學：「他有些是講得有聲有色的。」

老師：「還有，這種東西一直去到民國還有。民國有一個，你不要怪我，不要以為我…，我還有兩冊，我未有帶來而已。因為放不下，我改天交給陳太交給你。你不要以為我一講起便又開，兩、三個星期都未有講經文。我告訴你，南京有一間「講古佬」最多的，看相、說書最多的。」

同學：「夫子廟。」

老師：「『夫子廟』，你知道嗎？你去過不？我就去過了，南京，大到了不得，很少有那麼大的。」

你加拿大的國會也沒有那麼大。那間「夫子廟」，那間只是關帝廟，南京最大的廟。「夫子廟」裏面什麼都有，賣糖粥的有、賣饅饅頭的有，古靈精怪無奇不有，賣舊書什麼都有。

他有一個「檔口」講古的，不知他是姓李或姓陳的，因為現時的記憶力，我記不起了。講《水滸傳》是最好的，講《水滸傳》講到那裏？〈武松打虎〉，打了兩個星期，拳頭仍未打下。武松打虎說他伸起拳頭如何的？講了兩個星期，都是這樣，兩個星期拳頭仍未到老虎。他一出便叉橫了，因為他又橫了還有很多話說，人們還說他說的書講得更好聽。還有講《水滸傳》講到石秀跳樓，你猜猜跳了多久？跳了三個月。石秀在上面跳樓，他被人捉，跳樓跳了三個月才到地。

你問問那些…，你看看世界日報，有幾個人專寫那些（文章）的，他們認識那些人，你問問他們便知了。南京「夫子廟」那個最有名的，我記不起他的名字，講石秀跳樓，一跳三個月才到地。一跳便落地，這樣便完了，沒有什麼好的可聽了，有時那些說書人是會這樣的。

那些說書人很「架勢」（威風）的，現在還有一些，在加拿大、在美國恐怕聽不到了。在香港間中那些外省人都有唱唱停停的。我有一次在香港有一間，在孔先生的店附近，有一間什麼？蘇浙同鄉會，你必去過。

有一次不知何事，那些人，浙江人走去，不知是蘇浙同鄉會或什麼的。他買票參加聚餐，請我去聚餐，我便去了。有一個蘇州人在唱，唱得真的好，那些聲音什麼的。講一輪古，講一節、彈一節，講一節、彈一節，他拿著一個箏，很好的。蘇州的文化很豐厚的，…。

同學：「『大陸』現在都有。」

老師：「『大陸』現在有，重新出現，以前就沒有。現在『大陸』…，因為只有這一套才能拿出來給人看的。那些〈秧歌舞〉怎能拿出來給人看！〈東方紅〉、〈秧歌舞〉那些怎能拿出來！現在不同了…。」

-完-